

俄罗斯白银时代精品文库卷四



白银时代

文化随笔

周启超 主编

中国文联出版社

俄罗斯白银时代精品文库卷四

Передразный берег

白银时代 · 文化随笔

本卷主编 金亚娜 周启超



瓦·罗赞诺夫



帕·弗洛连斯基



尼·别尔嘉耶夫



维亚切·伊万诺夫



列夫·舍斯托夫



德·梅列日柯夫斯基

总 序

世纪之交的一道风景

——写在《俄罗斯“白银时代”精品文库》面世之际

周启超

斗转星移，冬归春至。自然界万物的运行似乎都恪守着自己的周期。

若说精神与自然相关应，那么，人类文化的运行有没有自己的周期？有的。且有“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英雄时代、黑铁时代”这样的次第。据说，继“黄金时代”之后出现的“白银时代”里，人也具有超自然的特点，他们的成年期虽不长，但其童年期却长达一百多年……——此乃古希腊人的如是观。还在公元前八世纪，古希腊一诗人赫西俄德在《农作与日子》中就记述了这种观念。

若说文学艺术乃人类文化的一分子，那么，文艺女神的行迹有没有一定的周期？也有的。即便从文学体裁的发育状况来看，也有“诗歌季节”与“散文季节”彼此的交替。近二百年来俄罗斯文学的行进历程中，短暂的“诗歌季节”与漫长的“散文季节”之交嬗与更迭，就为文学运行的周期性提供出依据。“有艺术的黄金时代，也就有艺术的白银时代。”——此乃现代俄罗斯人的如是观。就在二十世纪，俄罗斯一诗人尼·奥

楚普在他那篇发表于1933年标题即为《白银时代》的文章里，率先提出了这一概念。

作为文艺学术语的“白银时代”，最初正是在诗歌发育的周期性这一语境中孕生的。相对于十九世纪初叶（1810—1830）俄罗斯诗歌的首次辉煌——那时，茹科夫斯基、普希金、巴拉廷斯基、莱蒙托夫等一流诗歌天才，以其优美动人的诗篇第一次使世人瞩目俄罗斯文学，史称“俄罗斯诗歌的黄金时代”；经历了长达60—65个年头的相对沉寂，俄罗斯诗歌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再次勃兴，在1890—1925年间再度繁荣。这个年月里，俄罗斯诗坛又一次涌现出一大群才华横溢的杰出诗人：象征派的巴尔蒙特、勃留索夫、勃洛克，“阿克梅派”的古米廖夫、曼德尔什塔姆，未来派的谢维里亚宁、赫列勃尼科夫、马雅可夫斯基，意象派的克留耶夫、克雷奇科夫、叶赛宁，还有不属于任何流派的布宁、库兹明，以及早期的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帕斯捷尔纳克、霍达谢维奇，等等，这些诗人以其在诗歌园地多姿多彩的耕耘，使俄罗斯的抒情诗艺术又一次以“群星璀璨”的形态，展露其叹为观止的神韵，形成了“俄罗斯诗歌的白银时代”。

用“白银时代”来指称世纪之交俄罗斯诗歌的风貌，不仅仅是基于这年月里诗歌天幕上呈现出“群星璀璨”的气象，诗歌园地里展现出“百家争鸣”的景观。大凡被冠之以一个时代的文化现象，必拥有其独具的足以表明其个性风范的时代精神。诗歌的时代自不例外。在历史转折文化转型的世纪之交，俄罗斯诗歌艺术探索普遍地表现出相当高的哲理品位，相当浓的宗教意味，相当深的心理开掘。这个时代的诗人们普遍地具有深厚的哲学素养，强烈的宗教迷恋，执著的拷问心灵的倾向。不少诗人都经历了专门的哲学修炼，承受过一些哲学名家

名说的熏陶，有些人还曾经是尼采、叔本华、柏格森以及尼·费奥多罗夫、弗·索洛维约夫的信徒。这种情形，自然滋养着“白银时代”俄罗斯诗歌，使它普遍地、大面积地获得形而上的精神文化含量。

诗歌原本就是时代文化精神的号角与缩影。诗人本身就是时代文化人当中最富表征意义的群体。“白银时代”的诗歌与诗人尤其成功地扮演了自己的角色，对形而上的精神文化形态的倾心，不仅仅是这时代的诗人而且也是一代文化人共通的特征。那种旨在超越当下此间现时，转向远方彼岸永恒之心灵的漫游与求索，那种一心摆脱尘世物象的缠绕，而去寻觅存在本相之真谛的追求，曾经是一代文化人共同的取向。诗歌的再度勃兴之中所表现出来的对形而上的精神文化的浓厚兴趣，恰恰又与世纪之交进入成熟、完形与自立期的俄罗斯哲学联手，而形成了诗与哲学之别具一格的“共生”。俄罗斯独出的“宗教哲学”，在这个年月推出了一大群以其敏锐的洞察力与深刻的思辩力沉潜于纯哲学命题的思索，且独具体系而饮誉世界的思想家：索洛维约夫、罗赞诺夫、沃伦斯基、梅列日柯夫斯基、舍斯托夫、伊万诺夫、别尔嘉耶夫、施别特、别雷、弗洛连斯基这样的一些诗人型哲学家、哲学家型诗人与批评家。这些思想家对生与死、存在与虚无、爱情与家庭、灵与肉、基督与敌基督、文明与文化、幸福与苦难、末日与拯救等重大的、属于存在本体的命题，从宗教哲学、艺术哲学、人生哲学诸层面，展开了空前热烈的对话与争鸣，提出了后来引起几代思想家反复深思的观点与视角，为整个世纪的文化运行提供出不少可资参照的思想文化资料。

诗歌的群芳斗妍与哲学的百家争鸣，构成了世纪之交俄罗斯文化空前活跃空前繁荣的经纬，才华横溢的诗人与创见迭出

的哲人，构成了那年月里在俄罗斯文坛上叱咤风云的新型文化人阵容的骨架。诗人在写诗之同时也写小说，写剧本，写文论，甚至向宗教向哲学向神学的领域里扩张自身；哲人也不囿于自己的天地，而涉足于文学创作文学评论等诸多领域。这种“兼容”，自然带动了包括抒情、叙事以及评论诸多文类的文学园地的整体繁荣，自然促成了包括戏剧、绘画、音乐乃至舞蹈诸多品种的艺术园地的全方位的昌盛，从而使世纪之交的俄罗斯文化进入一个空前高涨的状态。由此，有人便将“白银时代”的所指与内涵加以延伸加以扩展，使它由世纪之交诗歌园地的景观之特指，“增生”为世纪之交整个文化的气象之泛指。由此，而有了“俄罗斯文化的白银时代”这一提法。在这一语境中，“白银时代”的遗产就不仅仅甚至远非是指那个年月里的诗人、作家、思想家们的文学建树本身，而且更重要的是指那个时代的精神文化探索的高品位与大氛围。那是一个充满着创造气息弥漫着探索精神的文化时代，大批杰出的诗人、作家，从事于音乐、戏剧、美术、舞蹈等艺术创作的艺术家，穿行于宗教、神学、哲学诸领域的思想家，以其摧枯拉朽势如破竹的文化批判文化自省文化重建的激情与姿态，以其前所未有的上下求索开拓进取的“革命性”与“前卫性”，铸成了风采独具而令人刮目的“俄罗斯文化复兴”。——哲学家别尔嘉耶夫当年正是在这个语境中使用“白银时代”，他在那本于1949年在巴黎问世的《自我认识》一书中对世纪之交的俄罗斯文化气象所作的那一番回瞻与总结，表明他对“白银时代”持如是观。据此，人们便认定他是“俄罗斯文化的白银时代”这一提法的始作俑者。

“白银时代”是可以作面面观的。在不同的语境中，它自有不同的内涵。也是在不同的语境中，这一时代受到了不同的

“定位”。有人称之为“复兴”，也有人称之为“颓废”。“复兴论”者看中的是世纪之交的俄罗斯经历了“独立自主的哲学思想的苏醒”，“诗歌的繁荣”，“审美感受力的强化”，“宗教上的激动不安与求索寻觅的剧烈”，认为这个时代“涌现出一批新型的性灵”，“拥有对创造性生活之本源的一些新的发现”，“看到了一些新的曙光”；“颓废论”者盯住的则是“这批新型的性灵”对十九世纪时代精神的“偏离与背叛”，不满于他们那种“新浪漫主义”的思维方式与创作路子，指责他们反实证主义、非历史主义，非理性与无意识的泛滥，抨击他们对艺术的社会使命作家的公民职责文学的生活教科书功能的全面摈弃；还有人将“白银时代”圈定为“现代主义的时代”。此乃突出这个时代的文化高扬“审美至上”，推崇“艺术中心”，迷恋“语言魔力”；此乃强调这个时代的艺术探索的先锋性、文化视界的内省性、文艺创作的实验性。应当说，不论是“复兴说”、“颓废说”，抑或“现代主义的时代说”，都不是毫无根由的，而是道说出了“白银时代”文化气象的某些方面的表征。可是，也应当指出，“颓废说”却为“白银时代”在很长的岁月里被打入冷宫而提供了理论依据。而“复兴说”与“颓废说”的社会功能在那个特定的语境中，可谓“异曲同工”：它从另一个方向上为埋没“白银时代”的遗产提供了口实。至于将“白银时代”“定性”为“现代主义的时代”，显然也透出两大主义非此即彼的冷战思维的印迹：它在骨子里残留着将世纪之交的俄罗斯文化与十月革命后的苏俄文化保持“对位”而唱“对台戏”的姿态。上述种种评说，均饱受意识形态的历史风云的浸染，值得有心人细细品味。

我们看取的“白银时代”，首先并且主要的还是这一时代的文学实绩。换言之，我们囿于“文学本位”的视界。诗歌乃

至整个文化勃兴的“白银时代”，首先是俄罗斯文学进程中一个独特的时代，而不是过去所说的一个过渡时期。世纪之交（1890—1925）的俄罗斯文学，以其群星璀璨、群芳斗妍、流派纷呈、百家争鸣的景观，以其锐意求索、执著开拓、破旧立新、继往开来的气象，写下了历史转折文化转型时代交替社会变迁之际俄罗斯文学行进之中一支因其风采别具风范独出而神韵丰厚的交响曲。这个时代里，作家作品与读者在其素质、结构与品位上均出现了与十九世纪迥然有别的新质。这个时代里，文学进程的动力结构、文学体裁的发育状况，文学作品的社会功能均获得了与十九世纪相去甚远的特征。作家心目中“人”的形象、“生活”的形象、“世界”的形象发生了结构性变化，人们意识里“真善美”这三大基石的地位发生了普遍的变动。“谁之罪”与“怎么办”这样的对当下社会的现实关怀，不再是这个时代的文学中压倒一切的“主旋律”。多少年来一直领受着作家们由衷的人道主义关爱而尚有一丝温暖感受的“小人物”，其文学形象也发生了蜕变：他们的心灵深处也裸露出灰色的阴影，不是变异为“小矮人儿”，就是堕落为“小魔鬼”。果戈理的“狂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在这个时代的文学世界中以更怪诞的形态大显身手。“爱情”与“死亡”这类永恒主题，“超脱”与“无限”这类宗教命题，心理的变态与病态这类精神现象，取代“谁在俄罗斯活得最好”那种社会现实境况的写照，而备受这个时代的诗人们的反复变奏，作家们的执著开掘。热切关注人的精神生活中非理性反逻辑下意识“突变”、“裂变”与“蜕变”，且以魔幻、荒诞、意识流等更具假定性的表现方式将之表现出来，作为“另一种写法”它几乎席卷了各种文学阵营里的作家，甚至连“批判现实主义大师”列夫·托尔斯泰在晚年的叙事方式上也受到了浸染。不

论是哪种流派的诗人，也不论是以何种风格而称著于文坛的作家，均共同地表现出对作品的“文学性”的普遍自觉，对艺术的“洗心革面”“重塑性灵”的文化功能的普遍倾心，对文化的“精神革命”“济世救民”的独特使命的普遍推重。这确乎是一个百舸竞流千舟竞发群芳争艳百花怒放的大繁荣的季节，这确乎是文学的思想艺术能量又一次以空前密集空前集成的形态而大释放的季节。就其空前活跃的氛围，空前丰硕的实绩，就其“问题提出之多”理论品位之高建树激情之强，就其继承传统而又开辟新风独特地位而言，就“世纪之交”这个季节里诗人作家批评家们的共通取向与共同追求而言，这确实形成了品格独具风貌完整的文学时代，套用流行的“白银时代”这一术语，便可将之称为“俄罗斯文学的白银时代”。这个时代的文学，从文艺学研究的角度来看，乃是一支蕴含丰厚的“富矿脉”：它颇具“范式”与“典型”的意义；从文化学的视界看去，它堪称世纪之交世界文化运行的一道风景：它可与此前而有过的德国浪漫派时代、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中国的魏晋南北朝时代相提并论，尽管它们还自有其不可比拟的个性。

这就是我们对“俄罗斯文学的白银时代”的如是观。

俄罗斯文学的“白银时代”，曾经有过且仍在经历着颇富戏剧性的命运际遇：先是饱受冷落甚至遭受尘封，继而备受关注甚至大受青睐。近几十年来，“白银时代”已属国际斯拉夫学界普遍重视并倾力开掘的一个“热点”，而获有一种世界级文化现象的品位。西方斯拉夫学界较早地投入了对“白银时代”遗产的开发，已拥有几十年的开掘史；反应迟缓一些的俄罗斯文艺学界，在最近十年里也表现出对他们自己的这宗家珍的普遍热烈的关爱。“白银时代”文学遗产的清理发表出版，已不再仅仅是文学研究所里的为数不多的专家学者才感兴趣的

事儿。各种面向广大读者的文学期刊竞相辟出专栏，选载久违了的那个岁月里诗人、作家、批评家、思想家的遗产。各种类型的大大小的出版社纷纷推出“白银时代”的诗歌、小说、评论、散文随笔甚至回忆录、日记等文集与选本。一些德高望重的科学院院士们亲自为他们钟爱的“白银时代”的诗文集撰写序文。“白银时代”作为一个广受欢迎的专题，已在大学讲坛上“登堂入室”，甚至在面向中学生的“经典读本文库”中已占有一席之地。出现了专门发表“白银时代”遗产的杂志与文丛。有关“白银时代”文学风貌的各种教学参考书在高等学府里层出不穷。俄罗斯国家文学奖频频授予对“白银时代”的文学与艺术很有独到研究的学者。“白银时代”文学的经典地位已然在确立。追忆“白银时代”，已然成为目前俄罗斯读书人、文化界一个甚为普遍的时尚。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俄罗斯文化人，正浸润于规模空前的对百年前的文化转型期精神氛围的体验与思索。置身于新的世纪之交之中的俄罗斯人，对上一个世纪之交的这道风景如此眷念，这与他们尚处在苏联国家解体、苏联文化解构的余震之中这一现实境况，这与他们正面临着“一切都翻了个身”“一切尚未安顿下来”这又一次转型关口，可能有某种内在的深刻的关联。无论如何，埋没“白银时代”的坚冰已然消融。曾几何时，列宁格勒的文学史家康·阿扎多夫斯基仅因“窝藏”古米廖夫、帕斯捷尔纳克、茨维塔耶娃、叶赛宁等名诗人的照片，就遭到“克格勃”的搜查与抄家；曾几何时，赫赫有名的诗人，时任苏联人民代表的叶·叶甫图申柯要在《星火》杂志上，在他主持的《二十世纪缪斯》专栏中，刊载吉皮乌斯的诗作，还颇遭麻烦，还要煞费苦心地向有关主管部门再三申述理由，方才突破那个几十年无人敢涉足的禁区。“白银时代”文学遗产在其故乡之“重见天日”，也

有过一段曲曲折折的遭遇。这情形，也是自有其深远的文化背景的。

我们对俄罗斯文学的“白银时代”的开采，并非是出于“开禁”与“翻案”的驱动。我们有自己的出发点。我们对这个时代的兴趣，源之于重建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整体风貌这一学术研究的基础工程。我们注意到，近百年来的俄罗斯文学运行尤为曲折，景观远非单一。它饱受岁月风尘之浸染。不少作家作品在相当长的时期被“尘封”。不少流派思潮在几十年的岁月里被“遗弃”。这种情形，造成人们对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探索轨迹与价值实体之整体图象一直朦朦胧胧。今天，处于世纪之交的历史关头，我们有必要也有可能对于历史地形成的“空白”予以消除，对于历史地累积的“失真”予以校正，对于历史地冷落的“经典”予以确认。“正本清源”，还文学行进的历史以其本来的原生的面目。这种历史的检视，自然要从构成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史之发端的“白银时代”切入。此乃我们的立意。

既是“正本清源”，就要“实事求是”。我们对“白银时代”俄罗斯文学的开采，不仅立足于对第一手资料的充分占有与系统梳理，而且力求对其文化背景与时代语境在整体上在细节上的多方位的把握。既注意到其“历史合理性”又注意到其“历史局限性”。我们无意于停留在相对轻易的传播性的译介，而是着力于带有研究性的深度采掘。我们无意于在意识形态层面上对文学现象作出清算与判决，但我们留意着“不要在旧的神话的消解之中又构建出新的神话来”。此乃我们的态度。

真正有光彩的文学时代，乃是以一大批在思想与艺术上有品位有魅力的、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好作品为自身立起纪念碑。我们对“白银时代”的开采，以作品为本，而且以各种体裁的

作品之采撷为经纬。如前所述，“白银时代”俄罗斯文学的一大特征乃是它在体裁发育上的建树十分丰硕。从文学体裁发育状况入手，展开比较有系统的、因而可以整合出时代文学原生面貌的开采，展开比较有深度、因而可以窥见出各个流派各种风格之本来神韵的开采。此乃我们的视角。

“白银时代”里，抒情诗取得了叹为观止的辉煌业绩。抒情诗自然是我们这个文库的首选。这自不待言；在这个时代，哲人型的诗人与诗人型的哲人之“兼容”与“共生”，成就了俄罗斯文学史上先前相对不够发达的文类——随笔。具有隽永的抒情性与深邃的哲理性的随笔，在世纪之交这一独特的文学季节里，有了长足的发育。这样的“随笔”当是我们这个文库里的一种珍品；“白银时代”是文人的文化自省与自审意识空前浓郁的时代。诗人与哲人们，对彼此的形象，对他们作为这时代“新型的性灵”，作为文坛“弄潮儿”的主角形象，对他们为人之业绩为文之品性，也及时地进行了艺术写照，这便成就了以写鲜明个性写坎坷命运写曲折心迹为指归的“名人剪影”。况且，这已是“名人画名人”。正是在这个时代，俄罗斯文坛上涌现出一大批擅长于文化名人心理素描的高手。吉皮乌斯、苔菲、茨维塔耶娃、高尔基、别雷、霍达谢维奇等名家对其同时代另一些名家的“剪影”，不仅具有宝贵的文学史料价值，记录了“白银时代”的氛围，更拥有相当高的文学性：这是以叱咤风云的诗人或作家为主人公，以其生活细节或文学生涯为“情节”而艺术地铺展开来的散文，既从特定的视角“在写出”某一诗人或哲人其人其文的风采，又以特定的方式“在折射”作者本人的审美趣味与文学情操。而若干篇对同一个名人的“写照”又可构成对同一诗人或哲人的多重剪影，辑成一组，便可形成意蕴增生的“互文”。

抒情诗、随笔与名人剪影，可说是一些十分鲜明地体现出“白银时代”的精神气息的体裁样式。小说、戏剧、评论这些“传统品种”，在“白银时代”也拥有崭新的艺术高度。就小说而言，这个时代里，除了举世公认的契诃夫、高尔基的那些精品，同时也有索洛古勃、别雷、库兹明、列米佐夫、布宁、安德列耶夫、扎依采夫、库普林等表现出自然主义、象征主义、印象主义、表现主义等多种风格的佳作。梅列日柯夫斯基与勃留索夫这两位，更是以其别出心裁的“春秋笔法”，而使长篇历史小说在这个时代拥有了新的变体。此外，那种不单面向儿童的、寓意深远甚至隐含着神话的“童话”，那种近似志怪传奇极具假定性的魔幻“故事”，那种演绎人生投射出浓烈的主观情绪与抒情氛围的“象征剧”，那种以印象主义式的抒怀与鉴赏评点式的表述为特色的美学评论，均对其相应的体裁之传统的模式有所改造有所变形。它们在总体上构成“白银时代”文学体裁发育状况的多姿多彩，进而也在整体上体现着“白银时代”文学建树的丰厚实绩。

我们的《白银文库》依靠着我国老一辈俄罗斯文学翻译家的热情支持，依靠着这些年来对“白银时代”不仅有浓厚的兴趣而且有执著的研究的中青年学者的携手协作，依靠着我们对“白银时代”诸流派诸体裁的文学作品之多年不懈的梳理与检阅，依靠着我们共同恪守的“精品意识”，遵循着“精编精选精译”而坚持“有系统而又有深度的开采”方针。我们坚信，经过扎扎实实的耕耘，“俄罗斯文学的白银时代”将以其一篇篇佳作一个个精品而展现其独具的艺术魅力。世纪之交的俄罗斯文化的这一道风景，将会博得对俄罗斯文学素有厚爱的读者知音的欢迎。